

最近除了忙報館的活外，還忙著和朋友老袁做一個名為「大夏網」的網站。老袁說，要建一個文學專區。雖然，他不是作家或者詩人，但他喜歡看看書，尤其是對我辦公室裡形形色色的詩集非常感興趣。有時要幾本走，有時，他掏出錢來，說，買幾本吧。

於是，我的眼前出現了很多寫詩的人，曾幾何時，他們在內地許許多多的論壇裡貼自己的詩歌，樂此不疲。那或許是一個詩歌在網絡繁榮的年代。

有時候，在凌晨，面對著電腦屏幕，看著論壇裡不停被刷新的詩歌帖子，心裡彷彿有了一種支撐：這麼多詩人啊。有時候也會想，網絡背後的他（她）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這麼多詩人，我們幾乎每天都在虛擬的空間裡因詩歌而相遇，千山萬水之外，就好像有了兄弟，用世界上最溫暖的語言進行交流。

因為工作的關係，有段時間，我開始淡出網絡，詩也寫的不多了，偶爾塗鴉幾句，也不知存在電腦的哪個區域，也許也知道，但也懶得去找了。我離詩歌有點遠了。

有一年本地晚報的一個八〇後兄弟要採訪當時還在銀川的詩人安石榴，當知道安石榴在銀川一家地產公司做策劃時，他很直接地說，我不喜歡文化和商業的混合人類。我兩站在馬路邊，就這個問題說了快二十分鐘。我說，這個時代，詩人的生存是最重要的，沒有生存，哪裡有詩呢。但我知道這個問題永遠是個悖論，我也知道有句話：貧窮而聽著風聲也是好的。它最開始的指向就是詩人。但我知道，當下的詩人早已不甘於貧窮了，他們比小說家更敏感的意識到商業可以與文化融合。但我也為這位八〇後而欣喜。他還年輕，他應該比我們更加銳利和敏感！之後，他迅速成為關注寧夏深度報道方面的「名記」，去汝川，到離離現場採訪，在他的稿件裡，絕對不會出現「某某災難，領導們及時趕到現場指揮搶險」的屁話。而在深夜，他卻是個說唱青年，那首自己作詞作曲的說唱《銀川銀川》在寂靜的月色下聽著有些憂傷，有些喃喃。

再說網絡裡的這麼多詩人，其實，他們的詩歌在某些自詡為「專業」的詩人眼裡，可以說很不純粹，甚至連基本的語言都不靠譜，就更別提什麼文學了。但是，我喜歡他們，在他們的詩歌裡，我能找到那些純淨的東西，那些拖沓笨拙的語言，在我的閱讀記憶裡，流淌出的是直接源自生活的芬芳。

這麼多詩人，讓我想起一個詞「感激而死」。「感激而死」(Grateful Dead)是上世紀六十年代末美國的一個迷幻搖滾樂隊的名字，這是一支不管市場銷量如何，只憑興趣唱歌並注重臨場即興發揮的樂隊，不過讓人驚訝的是，這支樂隊卻擁有著世界上最狂熱、最忠實的樂迷，經常漂洋過海，觀看樂隊的每一場演出。「感激而死」樂隊讓我想起「這麼多詩人」，讓我想起自己青年時代的文學夢想，其實，我們都是「這麼多詩人」的一分子，即使生活時代毀掉我們的軀體，我想，「精神依然圍繞著灰土」，維持根植坦的話還是很有道理的，後來，海子在一篇詩學札記裡引用了這句話，並且成為先行者。

但我想說的是，因為有了「這麼多詩人」，我們民族的詩歌傳統才能得到傳承下去。我們應該感謝「這麼多詩人」，並直至「感激而死」。

當然，「感激而死」樂隊的迷幻搖滾並不是那麼搖滾，那些音樂，呵呵，怎麼說呢，簡單，節奏明快，聽起來很輕鬆，哦，這麼多詩人，這麼多搖滾，這麼多可以用來填充心靈的美麗物質，「往往，你我間距著/我們已經如此陌生/卻呼吸/卻彼此吸引」。

就像黃小柱，我剛才提及的八〇後青年，我這想說出他的網名，他現在已經結婚，已經生娃，打著幾份工，他或許已經忘記了那次對安石榴的採訪，忘記了和我的那場對話。

而安石榴說，黃小柱對他的採訪報道，是他最滿意的一次。

(銀川筆記二)

這麼多詩人

阿爾

黑色星期五

楊繼良



域外漫筆

，叫到我們這個號時，也已十一點多了。

我閒著沒事，看到旁邊有一個賣手表的敞開著的櫥窗，原價三十五美元，減為二十美元，還再折讓五美元。這些手表製作都精美，不過於二十年前朋友送我的高檔日產「精工」表，那時那價格，不遜於五十美元。我剛動了心，再一看，表背都刻著「中國製造」呢！遂作罷。

老伴挑了幾件寶石的飾物，三百美元，原價一千多。這些飾物製作精美，拿得出手，排除到近午夜，值了！我們取得共識：下次要買珠寶，不必去「好事多」(Coco)之類的連鎖公司(國內稱為「大賣場」)。雖然那裡的貨真價實，不以折扣吸引顧客，但西爾斯的质量也可靠，平日的價格會比「大賣場」高，但「黑色星期五」的價格真沒得比；以後再有需要，一定等到這一天，排除也不冤枉。

回到車裡，仔細一看，首飾盒子下面，赫然都貼著「中國製造」的小標籤呢！哎呀，還是避不開這個標籤！

直奔珠寶專櫃，果然簇擁著不少人。正張望之際，有位顧客好意相告，需要先去取號、等待叫。這跟我們在上海的銀行裡看到的一樣。我們取得的是二二號，那時還只叫到三號。買珠寶，總要挑選，不像在超市那樣取一個就走。照料這組櫃台的，有四個營業員。儘管有半數顧客等不及，棄號而去，都是「中國製」的衣著，大體上都是平價。老伴還好奇地想看看，我催著她快走。因為珠寶減價從八點開始，我們進得店來，已經是九點了。

天零點開始。隨著近年不景氣，西爾斯把「黑色星期五」的「開門」時間，定在星期四晚飯後的八點，即平日營業時間結束的時候，也算開始了「新的一天」。進得門去，門口就擺了各式「陳列在門口的減價商品」(doorbuster)，都是「中國製」的衣著，大體上都是平價。老伴還好奇地想看看，我催著她快走。因為珠寶減價從八點開始，我們進得店來，已經是九點了。

天零點開始。隨著近年不景氣，西爾斯把「黑色星期五」的「開門」時間，定在星期四晚飯後的八點，即平日營業時間結束的時候，也算開始了「新的一天」。進得門去，門口就擺了各式「陳列在門口的減價商品」(doorbuster)，都是「中國製」的衣著，大體上都是平價。老伴還好奇地想看看，我催著她快走。因為珠寶減價從八點開始，我們進得店來，已經是九點了。

月亮是文學的母親

椰樟



人生在線

每一次認真看一眼月亮的時候，都覺得月亮是孤獨的。她不論是很大很圓、顏面泛紅，還是像一個黃澄澄的盤子，還是宛如一顆鈕扣高高掛在天上冷冷清清的樣子。不論地上是熱鬧繁華的城市，還是一片寂靜的村莊。不論有多少喁喁細語的戀人牽手走在皎潔的月光下，還是多少思鄉的人賦予月亮無盡鄉愁的意味，她都是孤獨的。

月亮就是月亮，她從不和身邊的星星搭訕說話，就是和自己在一起。孤傲是月亮的性格。其實月亮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性格，這只不過是我的臆測罷了。

人間若無月亮，該是多麼的乏味啊。因為沒有月亮，人間就沒有了一個把孤獨寄託出去的星球，彷彿寫了封感情飽滿的信，卻發現無處可寄。要說的話，也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去說。人間會少了太多靈感，因為很多人在孤獨的時候，才能思考，也才有靈感。

人間若無月亮，也就沒有了美好而含蓄的感情能夠流露的氣氛和場所。戀人們首先就如迷失了方向的羊羔般癡癡難安而蹣跚不已了。偶爾的星光燦爛無月天是有趣的，也是深遠的。但群星畢竟不比月亮的光華，因了她的位置，她照亮我們地球上黑暗的角落，使夜行人不至於在摸黑前行時磕破了膝蓋，被荆棘扎破了額頭。在沒有電燈的時代，可以想像月亮是怎樣被人們需要和感激的。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古人有那麼多關於月亮的細膩而偉大的作品的原因吧。

月亮是促發了文學的母親，這是我今年暑期回國時看一位生活在杭州的作家麥家寫的發表在《南方都市報》上的一篇文章後產生的感想。在那篇文章裡，

面產生不了的情感的源泉，這種情感的源泉就是文學的前提。月亮和太陽也如中國哲學裡的陰與陽，誰也不能離開誰而獨立存在。

其實所有的人都會像需要太陽那樣需要月亮，儘管有人不善於表達自己的需要。因為所有的人都是有感情的。這也許還和人性有關，再外向的人，也有不願向人透露的秘密和心裡話，更不要說天性委婉或羞澀的人。月亮給人一種安全和坦然的感覺。月亮的清涼能帶人帶到一個深遠的境界，讓人可以直視自己，而又覺得促促慌慌或悚然震驚。

相比起太陽來，月亮不那麼受人矚目。有人會說，你的性格很陽光，但是沒有人會說，你的性格很月亮。月亮好像從來不會具備中國社會追求的太陽律的那種軍歌般嘹亮的氣勢，反而被戴上了「陰暗面」的帽子。月亮自古以來就是離愁別緒的象徵。「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蘇軾的詩寫盡了月亮的美和人間對月亮寄託的複雜情感。可以說月亮的陰晴圓缺被敏感的文人拿來作為人生遺憾的代名詞了。

今天當我寫著這些文字的時候，我忽然想，我們習慣拿月亮來比喻人生有缺憾也許還可以換一個角度去思考。

月亮的陰、晴、圓、缺作為她自己呈現給地球人的全部面貌，不正是是一種完整嗎？完整是不是也是完美？什麼都有了，除了還算稱心的生活，還經歷過或經歷著失意、挫折、憂慮，甚或憤恨，這就是完整的人生，這完整不才是真正的而不是表面的完美嗎？人生有遺憾也許才是一種真正的完整/完美。沒有遺憾的人生首先不論其是否可能，就算是可能的，一個人的一生沒有任何遺憾，樣樣都是「很完美」、「很陽光」、「好得不能再好」的，這就沒有遺憾了嗎？為達到這樣的「完美」，可能需要掩飾或犧牲自己的個性。而犧牲自己的個性否也是遺憾？

我想，月亮的美是一種坦誠而真實、不求人附和的美。太陽光亮晃晃的，令人無法直視。她是朝氣蓬勃的，但也是咄咄逼人的；只有夕陽，才令你感覺到可以放鬆一下而不需要總是緊繃著向上。月亮是天地給我們發出的信號，提醒生活要轉換到放鬆、休息、養心養生的階段。人生需要奮鬥，也需要放鬆，需要創造咄咄逼人、野心勃勃的東西，也需要慢下來，享受已經在身邊的美好的東西。

今年的中秋節月亮，很亮很涼。我在月光下，看著被月光照亮了的一片白花的草地，思念在遠方的父母和妹妹妹夫。也真的感覺到月光的獨特的美。黑夜其實有白天所無法企及的狀態，那就是靜謐和神秘。靜謐並不是空洞的鴉雀無聲，而是有內容的、表面平靜下萬物仍然在生長和活動的沉默的片刻。

在夜裡，心的眼睛因為黑暗反而會看到很遠，因為屏蔽了市井的喧嘩而獲得了片刻的安寧。月亮就是黑夜的眼睛，沒有這眼睛，黑夜其實也失去了光源，就成了沒有異議的黑暗。月亮產生了文學，讓人的情感有了流淌起來成為江海的可能，讓人心裡秘密的話有了可以說的對象。宇宙的安排何其妙，有了月亮，才有了與文學有關的一切。而文學與技術，是這個世界上最神奇的兩極。也許可以說太陽代表了人類發明的技術，這兩極：技術與文學，少了誰都不行。

文學之母：月亮

圍爐烤薯

鄒世洪



飲食男女

南方的冬天，潮濕而陰冷，室內又無暖氣，氣溫低得讓人喘不過氣來。自然，這樣的日子，不管是在城市還是鄉下，都離不開爐火。

城市裡的爐火，多是燒煤，而在鄉下，所謂爐火，其實並沒有專門的爐灶，也不用煤。在廚房或者某個空房間找個角落，抱一捆秋天裡早已準備好的木柴，撿一把乾透了的稻草來引火，鄉下的爐火，就這樣嘩嘩嘩地在家家戶戶燃燒起來。冬天，也就不那麼可怕了。有了這樣的爐火，在烤火的同時，一家人可以聊天說笑，也可以做點自己的事情。母親打毛衣，父親編織竹器，我和弟弟可以背書和寫作業。不過，在冬天的爐火邊，我還有一件喜歡做的事，那就是烤紅薯吃。

引火的稻草點燃後，把木柴架上去，等木柴也燃燒了一陣，開始有紅紅的炭火出現後，就可以烤紅薯了。用火鉗先在爐火堆的灰裡掏個小窩，約摸著有紅薯大小就行，然後把紅薯放進這個小窩，用薄薄的一層灰燼先掩住紅薯，再在這層灰燼上鏟上幾鏟燒紅了的木炭，一個烤紅薯的初步工作就算完成了。為了多得到幾個烤紅薯，自然要如法炮製幾回。撿來的紅薯都丟進爐火堆後，就可以稍事休息了。

隔一會兒，看看如果堆在紅薯上的紅木炭已經變黑，熱氣已經不夠的時候，需要重新給它們補上新的燒紅的木炭。時間再長些，感覺紅薯靠近炭火的一面已經烤得差不多了，還要給紅薯翻個身，把沒有被炭火烤到的一面翻到上面來。這樣反覆幾次，等到紅薯的周身都被烤得差不多時，一個正宗的烤紅薯才算新鮮出爐。

把紅薯從火堆裡夾出來，先放在爐火邊，等它冷卻一下。估計著能夠拿上手了，就亟不可待地連一個在手裡。紅薯還很燙，卻又捨不得扔在地上，就從左手甩到右手上，又從右手甩到左手上，嘴裡還「噓噓」地發出被燙的聲音，看得身邊的家人忍不住大笑。終於可以完全拿在手上了，便慢慢地紅薯外面的皮一點一點地揭開，揭一點，還要吧吧附著在皮上的薯肉舔一下，覺得丟了可惜。剝了一段紅薯皮後，就小口小口地咀嚼雪白的薯肉，感受著它又甜又粉熱氣騰騰的滋味，可捨不得一下子把它吃完。就這樣，圍著火爐烤薯，我和弟弟在一個冬天，就能吃掉家裡一大背兜紅薯。

雪的別稱

繆士毅

雪是大自然的傑作，而我國是一個詩的國度，在浩瀚的詩海中，文人墨客不惜筆墨，給雪或雪花冠以不少美名，別有情趣：

六出 雪呈六角形狀，便稱之為「六花」、「六出」，如唐代元稹《賦得春雪映早梅》詩：「一枝方漸秀，六出已同開。」唐代高駢的《對雪》詩：「六出飛花入戶時，坐看青竹變瓊枝。」宋代樓陰的「黃昏門外六花飛，因倚胡床醉不知」。元代白樸所吟的「門前六出花飛，樽前萬事休提」。

玉龍 唐代呂岩《劍畫此詩於襄陽雪中》：「峴山一夜玉龍寒，鳳林千樹梨花老。」宋人張元的《雪》詩：「戰敗玉龍三百萬，敗鱗風捲滿天飛。」這漫天飛雪，就像被天兵天將殺敗的無數條白龍身上脫落的鱗甲，在空中飄舞，富於神話的浪漫色彩。

瓊花 雪白似瓊花，便命名為「瓊英」、「瓊飛」，如唐代裴夷直《和周侍洛城雪》詩：「天街飛舞踏瓊英，四顧全凝在玉英。」唐代韋莊的《冬日長安感言》詩：「開招好客對香蟻，悶對瓊花詠散鹽。」宋代楊萬里的《觀雪》詩：「落盡瓊花天不惜，封他梅蕊玉無香。」元代詩人吳澄的《立春日寓北方賦雪詩》：「不知天上誰催笛，吹落瓊花滿世間。」

梨花 唐代岑參在《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中，把飛雪比作梨花：「北風捲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宋代詩人韓元吉也將雪花視為梨花，詩云：「莫將帶雨梨花認，且作臨風柳絮看。」

柳絮 晉代謝安集子侄詠雪，侄子謝朗吟道：「撒鹽空中差可擬」。侄女謝道韞說：「未若柳絮因風起」。因此後人常將雪喻為「柳絮」。宋代梅

「非公務員不嫁」

汪金友



自由談

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全國有一百一十二萬考生參加了中央國家機關公務員考試。參加考試人數比二〇一一年增加了十五萬人，錄取比是五三三比一。其中有些崗位，考錄比則達到了三千比一、五千比一，甚至九千四百一十一比一。其熱其難，由此可見一斑。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已經有了不錯的工作且待遇較高的個人，也爭相報考。山西太原「搞公」的男子，年薪已經達到了十五萬元，但他仍然報考了國家公務員。有的就是「穩定、輕鬆、沒有壓力」。

從本質上說，這也是一種不公平。為什麼一些崗位有壓力，一些崗位沒壓力？一些崗位輕鬆而穩定，一些崗位不輕鬆也不穩定？十八大報告提出：「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推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這種崗位的不同，也應該算是改革和創新的內容。農村改革，農村沒有了糧人；企業改革，企業沒有了閒人。而那些仍養「懶人」、「閒人」和「庸人」的地方，恰恰就是我們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重點。

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全國有一百一十二萬考生參加了中央國家機關公務員考試。參加考試人數比二〇一一年增加了十五萬人，錄取比是五三三比一。其中有些崗位，考錄比則達到了三千比一、五千比一，甚至九千四百一十一比一。其熱其難，由此可見一斑。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已經有了不錯的工作且待遇較高的個人，也爭相報考。山西太原「搞公」的男子，年薪已經達到了十五萬元，但他仍然報考了國家公務員。有的就是「穩定、輕鬆、沒有壓力」。

從本質上說，這也是一種不公平。為什麼一些崗位有壓力，一些崗位沒壓力？一些崗位輕鬆而穩定，一些崗位不輕鬆也不穩定？十八大報告提出：「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推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這種崗位的不同，也應該算是改革和創新的內容。農村改革，農村沒有了糧人；企業改革，企業沒有了閒人。而那些仍養「懶人」、「閒人」和「庸人」的地方，恰恰就是我們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重點。

「非公務員不嫁」的口號，是內地寧波的一位進丈母娘提出來的。她的女兒，已經與男朋友戀愛多年，但就因為小伙子不是行政編制，所以她堅決不同意女兒與其結婚。並明確要求：「考不上公務員，別想當女婿！」為此，這小伙仗連報考了六次公務員，可惜都榜上無名。為了和心上人早日成婚，只得又參加二〇一三年的國家公務員考試。

不知道現在有多少丈母娘，贊同和堅持這個條件。我猜測，一心想把女兒嫁給公務員的，一定不在少數。還有很多的大姑娘，也把公務員身份作為自己選擇男朋友的硬槓槓。青島就有這樣一個女青年，已經相親近百次，還沒有找到意中人。原因就是她堅持男方「必須是公務員身份」。寧可單身，也不降低條件。

此前還有過一條消息，上海目前約有八萬個三十五歲以下青年登記失業。究其原因，就是這些青年及其父母，都希望我個「穩定」的工作。或者是行政機關，或者事業單位，最低也是大型國有企業。除此之外，一律不予考慮。寧可在家裡閒待三五年，也不去做「不穩定」和「不體面」的工作。

什麼樣的工作，才算是「穩定的工作」？到詞典裡查，到百度上搜，都沒有標準的答案。我理解，所謂穩定的工作，就是崗位和待遇沒有風險，而且會越來越高的工作。也是一份「保收」工，動不動就解聘。二是幹好幹壞一個樣。如果能夠舒適和輕鬆，誰願意緊張和負責？而穩定的工作，尤其是幹好幹壞一個樣的工作，不犯大的錯誤，當不了幾年，就能上升一個格。當不了幾年，也能熬幾個虛職，待遇也跟著提升。

寧波那位丈母娘，解釋得更為直接。她對女兒說，媽媽之所以非讓你男友考公務員，是因為公務員可以「在辦公室做，有權力，上得快，別人見了三分怕」。其一，「坐辦公室」，沒有風吹日曬；其二，「有權力」，這可是個好東西；其三，「上得快」，女婿上去了，女兒就是官太太；其四，「別人見了三分怕」，讓別人怕，感覺一定很美妙。